

台湾六千人排字 场面壮观震撼民众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 巍峨的台南市府大楼前旭日东升, 一扫前几日不稳定的天候。来自台湾各地及海外的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 聚集在市府大楼前的西拉雅广场, 准备排字的活动, 为周末的清晨注入一股活力。不论是象征“大法洪传 佛光普照”的壮观排字现场, 或者集体炼功的殊胜、祥和、有序的场面, 都吸引与震撼着民众、行经的车辆驻足、停车观看, 并拍照留念。

担任排字图像设计的法轮功学员吴清祥表示, 他因修炼对人生不再困惑, 获得身心健康, 因此对师父李洪志先生和大法非常感恩, 希望有缘人珍惜机会了解法轮功、甚至走入修炼行列。再者, 法轮功弘传世界五大洲, 受到普遍的欢迎, 因此他设计的构想, 是想把法轮大法的弘传表现出来。

这次的排字总共占地宽度一百三十六公尺、深度一百六十六公尺。



二零一三年台湾逾六千人于台南市府前西拉雅广场排字、炼功, 场面壮观。

画面下方的莲花有二十九个花瓣及立体莲蓬、中间有“法轮大法”四个字, 画面最上端是李洪志师父的像。此外, 还有十五道光芒, 代表佛光普照。

二十三日活动的当天阳光和煦, 活动从早上十点十五分正式开始, 祥和的《普度》、《济世》音乐缭绕广场, 伴随整齐的队伍。活动于下午近一点圆满结束。◇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 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 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 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邮报记者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 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 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 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 头发最容易被火燎, 但是王进东的头发完好; 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

毯, 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没有灭火的急迫。央视自焚画面中, 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 还能唱歌, 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 记者却近距离采访, 不穿隔离衣, 也不戴口罩帽子。还有: 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 自焚的当天, 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 他们有备而来, 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 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 但



□ 央视录像中, 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 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 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 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是监视器是固定的, 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 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 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 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河北张家口市阳原县老夫妻遭中共十年迫害经历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高墙乡的孙玉明和老伴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 大法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由于他们坚持修炼, 从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 孙玉明被绑架三次, 其中在石家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被绑架洗脑班五十三天。老伴被绑架两次, 也被非法劳教一年、抄家七次, 遭到骚扰不计其数。孙玉明被迫害出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下面是法轮功学员孙玉明的自述其遭受中共政府基层人员和恶警迫害的经历。

老夫妻被关派出所、看守所

江泽民集团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 动用了全国的舆论工具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 我和老伴都想不通。

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 有外地同修来我家, 因邻居怕感染, 恶意举报到派出所。四月二十八日上午, 在没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 阳原县高墙乡派出所所长陈九全、司机小白(现已遭报在监狱)等非法抄了我的家, 翻箱倒柜, 把所有的房屋翻了个底朝天, 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耗材等。同时把我绑架到乡政府, 下午转到乡派出所。

下午, 阳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裴春雨带领两名警察又一次非法抄了我的家, 并把我老伴也绑架到乡派出所。

傍晚, 他们又把我俩绑架到县国保大队, 三天三夜不让我们睡觉被铐在椅子上。三天后, 把我们送到看守所刑事拘留, 其间又抄家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 国内外同修们的真相电话、亲戚朋友同学要求放人的电话不断地打到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半个月后, 由我和老伴各自的弟弟“取保候审”一年(即由在国家部门上班的亲属保证被保人员在一年内不出任何问题, 否则扣亲属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人保”)被放回了家。

零八年老夫妻被绑架到刑警队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 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午, 乡政府副乡长张万东、乡派出所所长钱斌基多次轮



对法轮功学员种种酷刑迫害

番到我家要身份证。因没给他们身份证, 派出所所长钱斌基、副所长兼教导员姚鹏华, 勾结阳原县刑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剑帅及警察三人, 在乡副乡长张绍元的带领下, 七月二十八日中午, 闯到我家, 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电脑主机、《转法轮》书等。当天晚上, 把我们转到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迫害五十七天。在这五十多天里, 恶警又背着我们抄了我家两次, 图谋找打印机。

零八年双双被劫持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奥运后的九月十九日, 阳原县公安局法制科恶警把我绑架到石家庄劳教所劳教一年, 同时把我老伴也绑架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我妻子被劳教所查出有病拒收, 我县警察贿赂劳教所把人丢下。

一个月后, 我老伴从劳教所回家。在劳教所, 我遭受种种折磨。

1、肉体上折磨

一进劳教所, 我被搜身后, 被单独关进小号, 逼迫我把手放在背后蹲着, 早四点半起床, 晚十一点睡觉, 每天十八、九个小时蹲着, 不让站起来, 一旦站起来或跌倒或坐下, 马上就被看着的普教拳打脚踢, 一蹲就是数十天。这期间, 除了看管我的普教, 谁也不让见。身体承受到了极限, 脚成了黑的, 膝盖成了红的, 也站不起来了。

2、精神上摧残

每天给灌输党文化; 灌输犹太写的书、犹太的邪悟; 上“政治课”写体会; 弄来外边的犹太做报告、座谈; 每天让你谈“体会”、“写心得”, 一有违背就蹲小号; 一旦认为

谁是假“转化”就进严管班。

被劳教的最后一个月, 我被关进了严管班, 直到回家的前一天。在严管班, 每天坐小塑料凳, 不让随便说话、不让回头, 每天给灌输邪悟者写的书、写“体会”, 上厕所都没有自由。伙食极差: 秋天很长一段时间中午每天的菜都是熬冬瓜, 冬天很长一段时间中午的菜就是煮海带, 把我迫害得长时间发高烧、高血压、拉稀等。

在劳教所, 有一次说给检查身体, 只有法轮功学员都去。我当时身体不好, 不想去也不行。在劳教所医院, 只是抽血, 根本没有检查身体, 每人抽了一注射器。当时不知道干啥用, 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是和活摘器官配型有关系吧。

一二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九月中旬, 阳原县高墙乡中共党委副书记王朋几次找我谈话, 说县里给我乡分配了一个“转化指标”, 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 我拒绝了他。

九月二十八日中午我正在家睡觉, 一伙人闯入我家。我睁眼一看满屋子人, 有高墙乡乡长马志忠、乡派出所老段、司机李新龙、乡司法所所长梁荣选、司法员小沈、高墙村书记张玉海、高墙村主任张福东等九人连拉带推地把我从家里弄到车上, 被乡派出所老段、乡司法员小沈、高墙村书记张玉海押送下, 在阳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裴春雨等人带领下, 绑架到张家口市“法制学校”(即臭名昭著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 我一个人被锁在一间只有一张床的房子里, 时不时的有人来企图“转化”我。

天气渐冷, 屋里没有取暖设备, 穿得单薄的我被冻得三次上吐下泻发高烧, 我要求回家, 他们不让我回家, 把我拉到市第五医院。在医院, 查出高血压(有时130~180有时130~200)高血糖、心脏病(心脏跳得慢, 并有间歇), 也不让我回家。直到“十八大”开完后的十一月十九日, 才把我送回家。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